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
第二十一回 情中情處處鍾情 意外意般般留意

話說挹香見愛卿復了原，便輕輕的問道：「好姐姐，你為何這般沒主意？究屬甚麼事，可為我細告之。」愛卿泣道：「我昨與老虔婆鬥口後，追思往事，清白家誤遭匪類，致污泥塗。此時欲作脫身，而反為掣肘，即使回鄉，亦無面對松陵姐妹，與其祝髮空門，不若潔身以謝世。今蒙君救妾，雖得餘生，然仍復陷火坑，奈何？」挹香婉轉勸道：「否極泰來，總有出頭之日。若視性命如鴻毛，姐姐慧人，何愚而至此耶？」愛卿被勸，黯然良久。挹香又述人事天心之語，始略略回心。言罷，辭愛卿往眾美處，言論間說起愛卿重生之事：「幾乎令人駭煞，幸我昨在他家救治，不然已入夜台矣！」眾人又駭又喜，俱詣留香閣問安。

流光如駛，瞬屆中元。鄒拜林至金宅辭行赴試，挹香餞酒清談。既而同拜林詣留香閣辭行，愛卿亦設席祖餞。挹香謂愛卿道：「林哥與你遠別六旬，我與你也要別幾天如何？」

愛卿呆了半晌，詢其故，挹香道：「緣聞業友過青田館於金閘馬大巷，亦欲南京鄉試，委我代課。路雖不遠，第不能朝夕相見了。」愛卿方慰，便道：「妾前番至鄉看龍舟，君回來顧我不遇者，是此人耶？」

挹香道：「正是。」愛卿道：「此人所嗜好何事？」挹香道：「若說過青翁，文章詩賦自不必言，歧黃之道亦知一二。所最擅者，七星象棋勢是也。昔日曾見他在棋攤爭勝，人人懼敵。愛姐不信，過幾時我同他來面試一盤如何？」愛卿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

遂勸拜林吃了一回酒，又叮囑路途當心之語。二人欲別，愛卿又囑挹香道：「你明日往馬大巷代館，須要多帶衣服。天時不測，寒暖自珍。」挹香甚為感激，乃口占一絕以報之。詩曰：

幾回叮囑豈無因，寒暖當心二字珍。

自歎生平人惜少，解憐偏出綺羅身。

二人別了愛卿，挹香送拜林登舟，揮淚而歸。翌日，便往馬大巷代館。旬日後，挹香解館歸，至留香閣，傾談了□天的積愆，即止宿。蝶譜復通，鴛盟重訂，因成即事詩二首。詩曰：

風景蘭閨別有真，天台重又到劉晨。

此生願作司香尉，保護幽芳爛漫春。

其二

如蘭香氣自氤氳，無限嬌癡迥出群。

最是令人心醉處，玉釵斜卸巫云。

嗣後二人愈加情重，凡解館必至留香閣談心飲酒。

一日，愛卿適買雙螯，見挹香至，大喜，遂命婢之，陳以薑醋、木樨香酒，又移蟹爪菊一盆，二人持螯對菊。席間談及拜林，挹香道：「我與拜林哥別後，終日無聊，每逢解館，無非在姐姐處消遣。林哥哥在蘇，恒共飲酒論詩，如今林哥不在，只得勞姐姐一身作兩役矣。」

愛卿笑道：「蒙君辱愛，我無非以禮待人。至於代勞林哥之說，謬矣！夫人各有性，拜林之待君，異於妾之待君；妾之待君，豈能較拜林之待君耶？」挹香笑道：「姐姐與林哥，皆我生平第一知己，故發此語也。前日我呼姐姐，你為何不應？」愛卿道：

「沒有聽見。」挹香道：「館中諸人盡皆聽見，何姐姐竟未之聞耶？」愛卿笑盈盈打了一下道：「狡獪如君，亦為至極。我前夕夢中打君，君知之否？」挹香道：「知雖知，不疑姐姐打我，且感你之情也。」愛卿便詢其故，挹香道：「疑你為我捶背耳。」

愛卿大笑道：「君本不善戲謔，何今日令人笑煞？」挹香道：「興之所發，安得不喜？」愛卿笑叩之。挹香道：「我與林哥哥飲酒談心，往往喜而莫遏，今日與你杯酒清談，而又是生平知己，不亦說乎？」愛卿道：「你與眾姐妹交好，計有三□餘人，難道都不是知己麼？」挹香道：「承眾美人皆相憐我，我豈肯存薄倖之心，然終不能出姊姊之右耳！」

說著攜了愛卿的手，更加狎愛。直至二鼓頻催，挹香始歸家裡。翌日，仍舊到館。

轉瞬間，金粟飄殘，授衣欲賦。一日，挹香至留香閣，愛卿適發胃氣，飲食不進。挹香□分不捨，忽想著過青田著有《醫門寶》四卷，尚在館中書架內，其中胃氣單方頗多。遂到館，取而復至，查到「香鬱散」最宜，命侍兒配了回來，親侍藥爐茶灶。又解了幾天館，朝夕在留香閣陪伴。

愛卿更加感激，乃口占一絕以報挹香。詩曰：

落葉蕭疏秋已深，支離病骨懶長吟。

藥爐茶灶勞君伴，分卻芸窗多少心。

愛卿自服「香鬱散」，由漸而愈。挹香方始至馬大巷。越二日，又往看視，愛卿已復原了，膳於留香閣。愛卿長談，不覺下午時候，挹香因昨日夜課過深，□分疲倦，即在留香閣睡了一覺。醒時已是酉牌，愛卿亦睡得釵■細橫，鬢邊木樨盡墮枕畔。挹香便替他挽好雲髻，簪好釵■，又將木樨拾納袖中，攜之欲去。愛卿道：「這殘花要他何用？」

挹香道：「我之惜花與他人異，若殘花便棄，我金挹香即是無情之輩矣！況此花曾沾姊姊鬢澤，曷敢輕棄之耶？」愛卿見他言語中露出無限深情，更加愛慕，便留挹香道：「今晚不要歸去了，我們聯詩消遣罷。」挹香稱善。

於是排酒同飲，到上燈後，吃了晚膳，再命侍兒泡了龍井香茗，點了壽字貢香，設了文房四寶。二人頃刻吟成七排□二韻。錄畢，細細吟哦，蓋以《秋夜聯句》為題。詩曰：

漫捲珠簾引興長，【愛卿】

金爐乍■麝蘭香。

恍邀紅拂吟新句，【挹香】

笑對青衫搜舊腸。

愧我無才歌柳絮，【愛卿】

羨卿問字寫鴛鴦。

詩逢狂處因貪酒，【挹香】

菊到秋深尚傲霜。

氣誼相孚能有幾，【愛卿】

萍縱遇合豈尋常。

浮沉世事棋千局，【挹香】

閱歷人情紙一張。

近況自憐多慘淡，【愛卿】

深恩未報總彷徨。

天邊雁語添幽恨，【挹香】

檻外蟲吟倍慘傷。

桐院月明風寫怨，【愛卿】
蓮塘宵靜蕊生涼。
鷺鷥不忍芙蓉盡，【挹香】
蜂蝶偏知蘭蕙芳。
有福得偕名士伴，【愛卿】
鍾情宜侍美人旁。
蘭闥拈管書哀曲，【挹香】
嗔我俚詞失大方。【愛卿】

二人聯完，互相稱贊。樵樓三鼓，方始就寢。

明日，挹香正待起身，忽拜林突然而至。挹香見了拜林，不勝踴躍大喜，抽身與敘積愆。愛卿亦然，與之叢談良久。

挹香與拜林辭愛卿，邀到家治席接風，又述留香閣一切前事，拜林亦頻頻慨歎，席散而去。

一霎光明，滿城風雨，重陽令節近矣。挹香聞葑門南園村隆壽寺大興佛會，有活佛昇天之謠，轟動五門男女都往燒香。

挹香好動不好靜，聽得天花亂墜，便雜了閒人往隆壽寺。一路熟思之，意謂這些頭陀騙人財物，妖言惑眾而已。

既至山門，挹香站定一望，見人山人海，挨擠不開。原來這寺是昔日一個有道和尚獨募創建的，後來聖上也曾到過，曾賜「隆壽寺」御書匾額。兵燹後被幾個遊方僧強佔此寺，又設幾般蠱惑人心的秘法，如「木人開藥方」、「眠佛口目動」，鄉愚頗倍而敬重，已被他騙了許多財帛。當家名喚智果，手下眾徒弟都有些膂力。智果極好淫，凡燒香婦女，只要有些姿色，可以力圖到手者，便令小徒弟誘入密室，關鎖於內，智果夜來犯之，事極秘而人不知。

再說挹香站了片刻，昂然踱進山門，見寺頗軒昂，上懸一匾，藍地金書，題的就是「隆壽寺」三字。兩旁哼哈二將，居中四大天君，背後彌勒佛端坐神櫺。至大雄寶殿，見中間供著三世如來，兩旁五百羅漢，盡是金身塑就。士女如雲，遊人蜂擁。挹香看了一回，見不甚好看，復從後宰門出去，卻是一個方丈，門首供一架蓮花，即造言佛昇天之用。居中擺設口台，閒人在彼看大和尚施放日夜的瑜伽箴口。挹香竟不去看，便進了方丈，見陳設華麗，名人書畫，博古爐瓶。旁一洞門，進去更加幽雅，都是紅木鑲嵌玻璃石桌椅，中央掛一副松老成龍圖，兩旁楹聯云：

彌天雪月空中色，寒夜霜鐘悟後心。

挹香此時倒覺清心悅目，默坐良久，卻無人至。復出洞門，轉了幾個灣兜，信步而行，到了一個所在，四麵粉牆，毫無陳設。挹香諦視了一回，忽聞有女子哭聲，不覺大疑。聽之好似就在室中的光景，便站定了，復向一聽，卻有一牆之隔。便將耳附在牆上，細細的一聽。這一聽有分教：

才子幾乎餐白刃，美人方得現紅鸞。

不知聽出甚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